

四書集注

孟子

下冊



孟子

子

孟子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

趙氏曰孟子魯公族一說孟孫之後漢書注云孟子字子車

騶人也

騶亦作鄒本鄒國也

受業子思之門人

子思名伋子孫名伋索隱云王邵以人爲衍字而趙氏註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

道旣通

趙氏曰孟子曰孟子可以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

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

於事情

按史記梁惠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

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
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
子以伐燕爲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言皆不
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爲宣王十九年。則是孟
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當是之時。秦
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
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
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
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
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曰。凡二百
四十。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
著。軻旣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
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

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又曰孟氏醇乎

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

性更說甚道○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

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

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

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

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

○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

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

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

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

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

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

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

禹下者爲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

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〇

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

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

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

甚多。〇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

〇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〇

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

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

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纔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閒。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

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珍傲宋版印

〇〇〇八

孟子卷之一

朱熹集注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罃也。都大梁。僭稱王。諡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

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

國乎。

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彊兵之類。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

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

乃詳言之。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

後多放此。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

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

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

而先利不奪不鑿

害以明上之文何豔反

此言求利之意也

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天子征國危謂將有弑

車千乘也千乘之國家者天子之國百乘之家地方百里出

夫也弑下殺上也鑿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

心未肯以爲盡奪之也其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

而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

仁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王

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言之此以結上文兩節

於人心之私也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

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

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始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求利而未嘗不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孟子所以按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

乎。樂音洛。篇內同。○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

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此一大指。詩云：經始靈臺，經

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

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

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

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

民偕樂。故能樂也。亟音棘。麋音憂。鶴詩作翬。戶角反。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

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爲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

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沼臺下有圃。圃中有沼也。麋牝鹿也。伏安其所。不

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切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

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湯誓曰。時日

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

能獨樂哉。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

書篇名。時是也。日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

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卹其

民則民怨之而○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

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

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

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寡人諸侯自稱言寡

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孟子對曰王好戰

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

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

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

望民之多於鄰國也以好去聲填音田○填鼓音也兵

以譬鄰國不帥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

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不違農時。穀不可
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
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
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
王道之始也。勝音升。數音促。罟音古。洿音烏。○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
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洿。窪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
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爲治之初。
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
急。而不可得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五畝之
矣。王道以得民心爲本。故以此爲王道之始。
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

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

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

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去衣去聲去聲王去聲去聲凡有反天

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皆倣此〇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

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

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

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

為孝善事兄長為悌頒與班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

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不使之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